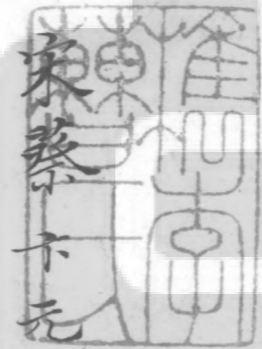




毛詩名物解卷之



度

集



釋天

月 星 電 斗 漢

月

說文曰太陰之精象形古文作月內象蟾桂之形故
夕從月半見而林罕以為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什
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
月死後蘇生也晦月盡之名晦死也死為死月光盡
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蓋朔而月出西
序夕見莫也故王者早見曰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



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夕見尚書大傳以為晦光見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月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履我發兮履禮也而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蓋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故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姝者子在我闈兮也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上弦也字或作頤蓋宜以頤為正升言有降恒言有盈而虧也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說者以謂朔後月明生而魄

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揚子曰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逝於日乎此言土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其在土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矣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疲牛望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美者吹蘼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積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易曰离為日坎為月其以此乎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精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

星精也月魄也雲魂也釋名曰祭雨曰弁祭星曰布
弁取其氣之弁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
庶人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人之證星是也月
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離
于畢俾霑霑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幸
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難滋而已故是
詩取譬如此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衆無知者三
心五噯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三星以况姪
姪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姪與嬪而
八故詩正以三五况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
者五噯以冬見於東方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

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
以夫人之惠下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姪兩當夕故
詩又以參昴况之參昴三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
在於東則以夕並見而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
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人
事而已哉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曰日永星火秋曰
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
星虛或言星昴相隣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
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
先儒以為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
前成鳥形後成龜形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

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星室壁具龜蛇
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考乘象考之虛危前以
象蛇室壁象龜梓慎所謂宋鄭其飢乎本蛇乘龍是
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
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七旂以象伐也龜蛇四
旂以象營室也四旂疑言龜蛇亦以玄武道之所在
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旂故也爾雅曰氏
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
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本氏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
曰營室之定傳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訖以為定昏
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建宮室故亦謂營室詩曰定之
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
出入以知東西南北准極以正南北謂之營室又
非定取其待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故事可列也
蓋以為龍見而雩水昏見而栽若此之類所為日星
為紀者也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從田電從申
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故也或曰雷出
天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者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
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
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中神氣也說卦曰離為雷電

火屬也。孟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星火燒石，損井則雷。又况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而今旱暵，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起者，所為電皆至者也。故君子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澤、震、電，不寧言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時號令啟，蟄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輝而已矣。

斗

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者也。斗有環域，太玄曰：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曲盡於鍾，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鶻冠子曰：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塞俱威，此之謂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中見斗。蓋星之激者，蔀之輔星，理或然也。孔子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見斗，尤非所宜也。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非所宜，而應然。此昏所以出於四也。詩曰：魯孫維主，酒醴雅濡。

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燕
禮曰王燕則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魯
孫雉主更以大斗酬之則以尊事黃耆非禮之正也
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厚也却特牲曰郊之祭也大
報曰天而主曰主曰則明王者不敢主天與膳天燕
主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列為星河精上為天漢詩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今皆倬
然昭明回持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回昭于天有
嘒其星言早久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言

正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早曠而熱則小
星森而如晷蓋星陽之精也陽盛而充則星稠於上
其理然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明
也蓋况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豉彼織女終日七
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况其內牽牛則以况其外豉
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成女事
衣被之實也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之名與象
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况其左長庚
則以况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道王德或當
養人以庾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又曰

有振天畢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
以昭察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日卷亦皆名位而
已無其實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况
王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播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揚斗
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以箕在南則斗在北
矣箕則以况其前斗則以况其後不可以播揚言有
箕之名而已於養人無簸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
言有斗之名而已於人

毛詩名物解卷之一

毛詩名物解卷之二

釋天

虹 霧 露 霜 水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以暗者雌
者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字從
紅省而說文解霓以為屈虹赤色或白色陰氣也今
俗謂虹虹蜺也一名蜺蜺爾雅曰蜺蜺謂之雲蜺雲
也蜺為蒙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
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為實虹小子之虹虹蜺也詩言

蝮蝮在果莫之敢指諸者以謂之婦道禮則虹氣盛
應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蜺不見則夫婦
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
盛虹盛虹天之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爲虹而久天
之淫氣耳尚且惡之淫氣耳况於人乎所以痛此夫
奔也故曰蝮蝮止奔也傳曰里也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其上章曰朝濟于西崇
朝其雨言朝氣之外自西則非兩雲矣雖幸而雨亦
莫能久也崇朝其雨言其雨崇朝而已矣雅曰暴雨
謂之朝雨蓋道西雲而東雨則莫之能久也造化權
輿曰而東者爲雨蓋風至自東則雲從之

矣說日東雲西雨又云東雲謂之上雲西雲謂之下
雲上雲蓋雨之雲也故易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又曰
密雲不雨已上也以今考之虹在東常隔雨而朝之
外於自西則鮮或雨矣雖雨矣莫能久也故詩以此
貳人之奔外雲言朝則以况淫矣之始婦道言晚則
以况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之象也先儒以爲
雲滿曰日昭雨滴則虹今以水歆日自側視之
則暈爲虹蜺雖則虹於地之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
今兩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
令季春日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使依陰雨而出
日德雲不見太陰亦不見常以日西東方故曰蝮

煉在東煉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規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雌雄虹起是日至孟冬乃藏

霧

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子以為騰水上溢為霧霧大氣之在地成煙水氣之在天成霧霧雲之類也雲事也霧也務蓋天不應矣而地出以有所務故霧謂之晦此聖人所以不從事於務也今霧四起善是故可以遠望而不可以回書雲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中而曰雲霧四塞則時多隱士其以此歟志林曰黃帝與蚩尤作大霧一軍

昏惑黃帝乃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蓋雲霧有可以術致者古之方士或作五里霧或作三里霧而列子以為冬起雷夏造冰殆謂是也揚子曰霧穀之組麗女工之蠹矣言穀穢麗如霧而為女工之蠹也釋名曰穀粟也其形是而散視之如粟也又謂之紗穀亦取散如紗也然則取其如粟故謂之穀穀從穀省以此故也傳曰善人遊如行霧中雖不濡潛自有潤又曰飛壘增山霧露增海是故君子貴迂善也

露

造化權輿曰中央之氣露形如珠故古者冕旒如

之蒼子曰冕旒下垂如綴煩露或謂之煩露也東哲
集曰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義取諸此冠天象也故
弁飾望之如星而冕旒如綴繁露老子曰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莫之令言均蓋露雖兩類而露無遠近之
偏故詩以譬德澤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而叙者
以為蓼蕭廢則思澤矣是也詩曰野有蔓草零露
漙漙言天之下露高矣而今延及蔓草則以下流故
也又曰湛、露斯在彼豐草豐草者露之所豐人非
特延及而已豐草同姓甲之况也武微之詩一章曰
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二章曰微君之躬胡為乎泥
中露言有沾濡之辱泥言有陷溺之難也一日泥中

之露皆詭以人考之衛在太山之間雨露所鍾以此
石邑理或然也而劉向列女傳又以為此詩人所作
一作於中露一在泥中理或然也然則後世拍梁之
體於放此乎鶡冠子曰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可迂
者四時泰小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岑巖
燁溪釋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也危至今不可亡者日
月星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荇葉遇霜朝
露遭日是也由是觀之夫何適而無有道邪故禹不
得聖人之道不立路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霜

而露以生而霜以肅殺相之故霜之文從相釋名曰

喪也其氣慘刻物以喪也霜遺之義出於此今霜墮而
而易脆膠漆不堅草木脫落糞本然則古者霜降而
婦功成百工於是休息豈特人事而已哉亦自然之
理也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陽正也陰隱也以人
正言之則一月謂之正月以天言^正之則四月謂之正
月盛德在大繁露而言繁霜無是也則民之訛言亦
大矣故君子為之憂傷也或曰古者一夫嗟咨匹婦
抗憤而六月為飛霜則正陽之月霜以乖致蓋有之
矣^以刺向所謂霜降不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
我心憂傷此謂也蓋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
下始於霜降失節山之卑者湧而為岡陷而為陵及

其甚也日月薄蝕雷電變常水沸騰山谷易處故詩
曰朔日辛卯日又蝕之亦孔之醜燁燁震霆不寧不
令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董子所
謂國家將有失道之咎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迺至則若此之類是也
今露之繁在夏而至秋則成霜霜之繁在冬而至春
則成露故傳以為露陰液也釋而為露結而為霜

冰

說文曰欠凍也象水凝之形今人欠面所凝文蓋如
此釋名曰凌也其文望之似人冰凌之理也字或
為冰易曰乾為冰乾西北之卦也故為冰乾為冰則

坤為至相可知矣坤西南也禮曰天地嚴凝之氣始為
西南成於西北易曰履霜堅冰至冰者陰剛之盛也
蓋坤之初六下也上無陽以正之而坤為順故自初
履霜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莊子曰冠圓冠者知天時
履方履者知地形冠天象也履地象也詩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臨淵恐蹈也履冰恐陷也周官凌人掌
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之積水也三其
凌其工所以備消釋也應劭風俗通曰積冰曰凌凌
冰流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莊子曰是所謂冰解
凍釋也者言至人不凝滯於物如此蓋壯曰凍故也
言解凍言釋爾曰冰脂之為物也得陰則凝得陽

則釋蓋冰之類也故形謂之脂傳曰鑊冰畫脂義取
諸此一曰冰即尚書古文凝字說文亦云冰堅也從
人冰從水貞陵切俗冰從凝蓋膏凝曰脂故曰冰脂
也義取諸此一曰冰即尚書古文凝字說文亦云冰
堅也從人冰從水貞陵切俗冰從凝蓋膏凝曰脂故
曰冰脂也義取凝結而孫炎所言爾雅曰本亦依凝
雖攷古字亦非冰凝之冰也詩曰二之日鑿冰沖
沖沖鑿冰之意也鑿冰所以備暑蓋詩上章備寒故
於下乃言備暑

毛詩名物解卷之二

毛詩名物解卷之三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百穀

種	菽	黍	稷
秬	麥	稷	稻
秠	年	梁	禾
麩	稗	禾	麻
苞	稗		
苴			

黍

黍丹穀也仲夏及苾故謂之黍而聲謂暑同氣浮而味馨馨香而滑齊故宜釀神陽物也非有馨香上達之氣不足以降之黍陽物也故用為酒醴凡言黍稷者皆有異祖考懷祭祀念父母之意

稷

稷祭也所以祭故謂之稷杜預言黍稷日梁降食以
為酒貴食次之故稷者梁也所以祭明尊矣故五
之官而稷官名之

稻

稻稌也豐年曰豐年多黍多稌蓋黍所以交神稌以
養人先王之盛時和而歲豐交鬼神養人之物備矣

梁

天以始至甘香者也梁從米所以濟人者也從刃所
以利人者也豐年言養人之物而不言梁者蓋榛藟
膳于梁則為嘗膳

禾

禾粟之苗幹粟苗之稊實春秋者陰陽之中粟春生
而方其以養生之則謂之禾禾麻菽麥禾後稷稊是
也方其而以用言之則謂之梁辛場啄粟握粟出卜
是也

麻

麻八穀之良者也實謂苴從且穀之貴者人可以為
食而不可以為常也七月言九月菽苴采荼薪樗此
先土所以致食而樂農之意也五穀之養人以虛
為下以况實為上胡麻之世况實者也故良以敬人
稷者至神之至實者也凡穀之至貴者又宜加對以

治之麻從林稷從稷皆勤治之意也麻為麻臬之麻者以其求治折治於蠶屋之下故同字

菽

菽謂之往菽祀天也蓋菽有收斂之意而亦人所先也稻梁嘉膳也粟菽常膳也君子制而不為異亦陷其常而已故菽亦謂喻君子之德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德足以養人者天下之所歸進也采菽采菽筐之莒之言取有德受之以法度也

麥

麥之同乎陽者也至子而苗至午而成陽多則浮陰多則沉陰陽不勝相然後能善養人者也故麥可以

為美而不可為嘉膳也

年

年可以為助膳而非膳也年麥之大者也先禾而生後禾而熟以其大故為五穀之長麥之異種亦貽我來年后稷種藝以粒民者多矣來年民先得以為利者也

- 稗
- 植
- 泮
- 種
- 秬
- 秠
- 糜
- 芑

稗可以食而非凶荒則不食宜小人而使之困也先種謂之植後種謂之稗先熟謂之秠後熟謂之種黑黍謂之秬二米謂之秠赤梁謂之芑直達故為先種稗有待也故為後種稷以言其和於土而苗遂之於

密也故為先熟種以言其晚成而多實也故為後熟
秬齊正而有才者也故麻之實八角而純墨者謂之
秬祥度量衡以秬準之者以其方正滑齊而為用也
秬不一也故為一祥而二米麩者良之又良者也故
受成於火故其色赤芑者谷者也善者也受成於金
故其色白萬豐於火成於金麩有豐實之性也芑有
成實之性蓋植穉以言其穀之備種穉以言其穀之
美秬秬麩芑以言其穀之嘉也七月陳先公風化之
所由得土之盛故曰種穉後穉之種天由有也種穉
之實得地氣也閔宮偈言種穉稼穡之道故校四者
而言之為稼穡而因天時得地氣此所以降之百福

也美穀可以養人嘉穀可以為食之常也先王用之
為祭祀而已故生民言辰稷之肇祀而曰詠降嘉穀
秬秬麩芑

直

直所謂婦雀以直之者已棄則焉所謂直履者安可
長也所謂莊直者道直而已非所以為存所謂王直
者此也所謂味直者其為穀直而已故六穀弗數焉

毛詩名物解卷之三

毛詩名物解卷之四

釋草

葭	蔕	鷗	荇	荇
荇	荇	臺	唐	萋
蘆	蘆	綠	諼	菅
蕨	蕨	薑	蒲	茨
藜	藜	蒿	蕪	瓠
藜	藜	蓼	藿	葍
莪	莪	蕪	著	菲

荇

荇菜謂之荇芥順陽而長本係陰而固有清潔不可
 陷溺之德故以况淑女以薦神明泮水曰思樂泮水
 薄采其芣蓋僖公有教養之善而有所教者其卒有

宋蔡卞元度集解

高光大之德也一章言薄采其芹行足以事人也三章言薄采其節德足以事鬼神也德足以事鬼神然後可以燕飲食錫難老屈群醜

萋

萋莖草之賤者所以喻漢上游女孤直而異於衆木故雖生於中田閑莖之間與蕝相與而翹翹可辨矣賢不肖之相和亦何以異於此哉文王之道被於周南則雖漢上之游女無曲從之志而特可以禮求也

菅

菅物之柔忍者也其理白其形柔故謂之節制而用之故謂之菅節自然之潔白故以共祭祀菅漚畜而

柔忍故以之為索綯祭祀明德之事大德足以祀鬼神者妻道也索綯賤用之也小惠足以鄙事者妻道也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萋代宗而白華之詩作而刺之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白華漚而為菅則菅者使然之致用而為綯則卑且勞矣故以譬萋茅自然之正體藉地以祭則靜且安矣故以譬宗廟不以賤妨貴不以貴廢賤者人道也不以茅柔菅善宗者天道也詩曰英英白雲露彼菅節露者天之所以成物菅之賤茅之貴二者皆有以成况易其位哉

蒹

莢荏也荏之始生者也荏菀也荏之成體者也蕪蕪也荏之未秀者也莢小於荏之小於蕪莢青而後潔故曰莢衣如莢白露降然後荏可以為用故也七月言八月荏菁未用也故聲從完

瓠

瓠甘而可食附物而生者以其可食而非養人之大者泥在下之賢人無所附則實不成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累之樛木所以接下也非使然也故以瓠在誠之君子甘瓠之所以累上者亦自然也故以瓠在下之賢人君子之接下賢人之附上豈有意於彼我之分所能為之哉

葍 菲

葍蘆菹也苗及下體皆可食而無棄葍者封之於土而後盛者也菲芴也藪必食苗而葍也菲也以下體為美故曰采葍采菲無以下體菲薄也物之禮薄而可食者也

苓

苓大苦也所以和百藥之性使之相為用者也故苓從令簡子曰山有樛隰有苓榛非宜山而不宜隰苓非宜隰而不宜山故榛有宜於樊棘之內苓或采於首陽之巔榛也苓也其生不擇地而美者也猶之賢者無所進而不自得焉

唐

唐二女也松枝化而生女蘿之生依守松故謂之蒙
蒙蔽也蔽於者桑中之謠亂期於幽遠而志在乎
依所蔽者也故言女蘿一物而別言之以二者亦此
意歟

護

護草蘆也喜則形欲動憂則形欲靜動所以致其外
樂靜所以錫其心思樂則有所向而趨明思則有所
背而趨暗伯子之掌家致思者也故其詩曰焉得護
草言樹之背夫載馳之思歸則思勝彼阿丘言采其
蕪何以異於此也蓋載馳之思在外故欲行以遣其

思伯兮之憂在內故欲止以忘其憂此二詩之興所
以不同也

蒲

蒲香草也有芬芳之實而生乎澤陂之間博澤之陂
有蒲菡萏是也蓋生於春盛于夏與荷同其榮枯而
至於荷之有華菡萏然于是三婚姻之時則過至此
澤陂之士女所以淫奔而不可禁也其本作勝又可
以為蕪韓奕所謂維筍及蒲是也蒲與筍蕪之草賤
者也然以其時之所宜獻則不可不備矣公侯燕樂
而雜賤者必備則貴可知

蕪

雜荒蔚也雜而茂於沃壤當夏中和之時旱則乾水則亦有和平之性此詩人所以况夫婦也中谷有雜之詩一章言曠其乾矣言生之艱難二章言曠其脩矣脩甚於乾况恩惠薄也三章言曠其温矣温甚於脩况饑饉則相棄也夫雜陰草也而附於陽生乎中谷之水則非遂性之地也其始也乾其中也脩其卒也温疑有所缺

蕒

著

鵠

臺

録

莖

蒿

蓼

已上皆
缺失

蕒
葭

蘆謂之葭其小曰荏葭謂之蕒其小曰薶其始生

又謂之葍蕒能蠶地於葭所生能侵有之然

不如葭所生之遐不宜下故也荏則宜下矣葭能遐假水焉蕒又謂之蕒雖蕒地然惡下葭強而葭弱葭高而葭下故謂之葍猶逖也蘆秀而蘆葦可為薄席葭亦可雖完而用不如蘆而或析也故音完葭中赤始生未黑也而赤故謂之葍其根旁行強操槃互其行無辨矣而此強弱故又謂之葍之始生常以無辨性其強也乃能為亂詩言毳衣如葍以其赤黑毳衣如之言八月荏葦以其可辭以其糞土言蕒葭刺無以保國以其蕒地而遐言葭葍揭揭庶妾上燃以其自下而流始也鷓虞以所生乎下言葭行葦以所以在行言葦小物也

茹蘆

茹年共若享若直若生食之尤甚愛焉皆度所宜以之而已故又刻度易所謂拔茹茹者茹始生可茹者也茹蘆赤食所染亦赤如此之謂若茹莢者能已之已其能此字蘆生於心色赤南方也方物相見之染如此安能無慮若茹莢若何慮之有

蕨

名其始生未有放葉始蕨之時

藜

高者均葉藜日而又潔可以生蠶母糸而草之者也又繁之醒為蒿皆高故也

蘿

蘿羅生松上如蘿亦羅生而弱又莪謂之蘿斜生旁羅也

莪

莪以斜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蒿伊蔚莪俄而蒿直蔚育材之詩正言莪行以此

毛詩名物解卷之四

毛詩名物解卷之五

釋木

桃 桐 木瓜 李 檇缺 葛

榛 柳 杜 唐棣 栲 柞

棘 椐 榑 栗 柘 檉

條 楊 椅 樞 榆 檀缺

桃

桃先百菓而華故從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記
婚姻之時正

桐

宋蔡卞元度

集解

桐木之良利者也其性虛以柔故能受聲以為琴瑟則其本以堅實為上以虛柔為下故植也桐也梓也皆強良以為器而非強梓也

木瓜

木瓜弓材之下者也木瓜之詩曰投我以木瓜言其實大於桃而已是故三章皆言所投者木瓜報者以玉何也蓋木果所以助養人之物而王者人君之至貴者也投我以助養人之木果而報之以至貴之玉此序所謂厚報者也維民報之心若是其厚此桓公之霸所以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也歟夫木仁也以譬君子之德玉陽也以象君子之性桓公之惠小而

功微矣文報止以玉為足以取類矣如天保報上則無物比焉亦欲其壽考而已

李

李以純之花如桃李紅白相間也桃李之成實其皆借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施報之道也李實之為用微笑周之賢人所以種藝之道故雖磽确之丘中有麻之可衣有李之可食貴衣絲賤衣麻谷實重果實輕言賤者有以為衣則貴者可知矣言輕者可以為脩則重者可知矣

葛

葛之施于栢猶異姓之親托於王也女蘿之施于松

猶同姓之親托於王也故頰弁之詩曰葛與女蘿施
于松栢女蘿非出於栢葛非出於松葛與女蘿而又
或施諸松栢幽王之親而無以托焉安能有松栢之
惠哉

榛

榛小木也所以為禮賢則貴矣植之榛栗椅桐梓榛
先禮實而後工器也然亦伐之以為藩則賤者人之
所忽而不治瞻彼早麓榛櫟濟濟雖人所不治之材
然猶潤澤蕃息之盛者非有陰陽和調自然之正氣
而無所暴利則萌孽莫之遂達而有所夭折雖然二
詩所以不同何也蓋衛國有狄人之敗露居處漕無
城市宮室君臣上下冠婚喪祭無以禮為實則於是
不可先周至太王傳世已久德澤之加乎民非特若
不治之榛櫟能濟濟然盛也故舉其微小者則強大
者可知矣舉其人力不治者則勤治者可知矣二者
之意不同各有所當也

柳

柳柔木也藩所以禦寇柔不足以濟難故曰折柳樊
圃狂夫瞿瞿以柳為樊而生之不足以為固而折柳
者柔之至也猶之兔為養餼體微不足以為厚而斯
首則微之至也小弁之詩曰莞彼柳斯鳴凋嗟夫
莞然之柳至衆之民而不能使其有所附焉此小弁

之所由怨也

杜

杜赤棠也而多特生故詩有**杜**杜者昭公之杜杜言其葉生潛幹生枝枝生葉枝譬則兄弟葉譬則族也昭公不能強本以兼族獨居而無兄弟**魯**杜杜之如木也武公之杜杜言生二道左弼居居之右弼居之大道譬則君左譬則輔武公有兼宗族之強而無求賢自輔之德魯杜杜之不若也文王之杜杜言有晚其實其葉萋萋晚者實大而可見萋者葉齊而已成其實可見其葉已成則木之氣之而止息之時而已征夫勞于王事而不知息杜杜之不若也

唐棣

唐棣移也其葉相向而開相反而合或向或反文繡之功嚴也故言王姬車服之盛則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穠厚貌文文緒之巧麗而謂之厚何也曰得禮之正則為厚失禮之正則為薄

栲

栲輻材也南山有栲言其堅久也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栲從考與著從耆同意

柞

柞之性堅強而不知霜露之遷得土之正氣也故詩以喻信性堅剛難長柞械之大猶且拔然以大矣則

柔者可知矣

棘

棘赤心而外束也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母之親子也棘非能順者而凱風有母之道便能欲之使其心天天然和以茂也園有桃之詩曰園有棘其實之食食者正養人之物而以為實食所謂儉而嗇也鳴鳩之詩鳴鳩在桑其子在梅言鳴鳩之所生者專一而不二故其子在棘在棘在榛而終不失其所也蓋棘在外故鳴鳩之正是四國青蠅之交亂四國四國以赤心而捍外者也榛在內故鳴鳩言正是國人而青蠅言構我二人謬言之害

正也踈則難構親在易入諛及所親之人則甚此二詩所以所以皆言於車章也

楛

春秋傳曰弱定者居楛適可杖居者之所材也楛又積也材適可杖木之貴也

柳 檠 柘 檉

柳而栗也叢謂之灌細謂之栊二者非可以為大用故有害於營家室則備之乎之格河柳也楛之材可以為杖而已去之不為傷地利存之不為利生物故也

條

條柚也其實與梅同皆可以同味故終南之詩戒衰
公則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二者嘉卉也南以之宜
有嘉卉為蔽猶人君宜受顯服以為章也夫先生之
於百物為人用則貴之易稱百谷草木麗乎土得土
之灌以厚者其質剛得土之虛而薄者其性柔^土之所
迂也檜堅實而理直則宜以為楫松剛直而不變則
宜以為舟楊非堅實之材故菁菁者莪之卒章言汎
汎揚舟載汎載浮僅可以載任而已采菽言君子之
信義足止諸侯故曰汎汎揚舟緝纜維之小言緝纜
維之則固制下之道也東門之楊其葉^詳詳從羊言
美而未大也東門之楊其葉^詳詳為金臙言已成所

以刺民姻之失時也

揚

揚濕生故材為下松檜之木至剛而不為四海風雨
啓之辟之則無害於為室家者猶或存而不去也幹
弓車之材也屢拓為不去矣或猶攘之剔之此有以
見周之興天下之民后之普居室之不容矣

椅

梓椅實桐安非梓之正非正而外若同焉有椅之意
檝若棗若小非棗之正棗甘而檝酸棗屬而檝貳者
也羊棗謂之遵則不貳者也

樞

樞為之區受戶牖焉天自為區又有受也闔闢因之
笑莖謂之樞有俞有制知閤闢矣

榆

榆潘滑故謂之榆莖榆而有刺所以為主松榆而已
安可長也以俞合乃萃乎分夫根如松榆如松皆分
之道

毛詩名物解卷之五

毛詩名物解卷之六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鳥

睢鳩 鳴鳩 黃鳥 鳴鳩 鴻

鷺 桑扈 鷓鴣 隼

鶴 鳳凰 鵲 梟 鷓

燕

睢鳩

睢鳩謂之鷓或謂之王睢凡鳩皆陽鳥也剛而能制
者真者乎陽故鳩訓聚而不別者和而不同則有
是意故謂之睢鳩然有不可犯之道也故又謂之鷓

王大也於鳴鳩則為大矣故又謂之王睢勤以法度
足以一衆者莫如睢鳩故睢鳩氏為司馬夫有可歸
之德又有可歸之位者后妃也故關雎又為王者之
風而不為諸侯之風能聚所以喻后妃之求淑女能
別所以喻后妃不失禮義也

鳴鳩

鳴鳩或謂鵲鳩或謂之骨鵲凡名鳥者必有所善鵲
鳩善鳴者也春者啓之秋者閉之時時啓則有時閉則免士鵲鳩
以啓來而啓去故骨鵲氏為司士臣以鯁為任而非
倡始者故命官以鵲鳩而不謂之鳴鳩也詩曰宛彼
鳴鳩翰飛戾天非修翼之鳥而至乎其遠則矣

黃鳥

黃鳥之為物中和而得時者也有中美之性故謂之
黃鳥其鳴以春為期其去以秋也為度倉庚所以鳴
其時也故凡記時者皆言倉庚形色皆有中和之美
黃鳥所以命其德也故哀三良刺宣王皆言黃鳥仲
夏黍登而聲伏故謂之搏黍

鳴鳩

鳴鳩能定志而有所守者也有所守則可以為善可
以為群故謂之鵲鳩水王者民居之主也無均平之
德則不足以治之故鳴鳩氏集鵲止則在梁飛則在
梅徙則在棘下則在榛無往而不擇也夫人無均一

之德則不足以為諸侯之家鵲之性剛而不可奪而不可欺鳴鳩無為巢之功而有居守聚利之善此其所以得而有之也是故作詩者以喻乎諸侯之夫人及其在位之臣自大夫妻至庶人皆不得而擬焉蓋能一者治人非治於人也

鴻

鴻之為物高而可以致遠卑可以濟難知時而去就時者也鴈不專達而所至必從其長故大夫執鴈亦有從長之意鴈制於長成於屬有長必有屬故以鴻譬天子之新臺云鴻則離之以長言言之者詩多以山喻君而此以鴻蓋新臺之刺宣公家道也於國則言其位於家則言其長雖魚潛於卑幽鴻飛於高遠魚網設而鴻懼之豈設網之意哉

鷺

鷺潔白而不污立常有振舉之意足常跂有振而獨春之貌鷓好自低冲而謂之獨春也作詩者以其潔白而不可污喻君子之德以常有振舉之意喻君子之威儀欲其棣棣而以振舉何也蓋不可以高仰之驕色也不可以卑俯卑俯替也是驕近亂替近疾其升也不驕其降也不替此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然則振鷺之威儀豈所謂高仰者哉

桑扈

桑扈竊脂也性好集桑故國以桑則九扈之名也戶所以閉邑所以守故謂之扈羽領之間皆有文而又善自閉守故名為扈而作詩者所以喻君子之禮文少昊氏以九扈為九農正亦曰扈氏無淫者也

鴉

鴉無爪牙羽翼之才而以口向物所惡而已亦以物惡故常集於幽荒蒙蔽之上也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是已泮水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鴉可惡之鳥泮水可欲之地且鴉之惡非翩然而集于木者惟僖公有仁厚之德故雖所惡之鳥能集可欲之地不庭之虜猶之鴉去幽荒而集于泮林也其來雖不足以為善

惟其害於物故能翩然集之而不為物逐也

鴟鴞

鴟鴞性陰伏而好陵物者也陰伏以時廢者必有以定之內畜志以陵物者必有決乎外故謂之鴟鴞然其害物也能竊伏而不著鷹隼之勢故鴟鴞以喻管蔡之暴亂

隼

隼之擊物而必中者也必至謂之隼物而達謂之鷹必至者或有所過取故作詩者以隼喻不制之諸侯而司寇之官則以鷹名之

鵠

鶴鷓者有所就有所召者也彼可即而即之則無不親彼可令而令之則無不從如鶴鷓之尾應首也親則有雖難之能和從則有渠渠之能容故謂之雖渠作詩者以喻兄弟之無不親無不和也兄弟之道天性動其鶴脅而首尾應者雖有強誠亦自然而已故字或以為鶴鷓

鳳凰

瑞應者也盛德之所感天命命所受則應時而至矣少昊氏以鳥名官而鳳凰為歷分至閉啓之官皆有屬焉故詩以喻大臣鳳凰鳴矣予彼高岡者朝廷也鳴者辟令也蓋國有六職有坐而論道者焉

鵠

鵠見於萬物開閤之時夏至而鳴冬至而止天也不勞萬以生萬物以死夏至則生者勞冬至則死者定物鵠鳴同萬物而勞者也故謂之百勞鳴於二至之間故伯趙為同至七月以鵠為將續之候觀天時而終人事所以順萬物印作者也

梟

梟類鵠而尤好陵物者也有陵物之意故當求之端待發氣果敢而發必中聲 曉者以其如此非若強茅之陰伏也

鷓

鷓而不剛勇而無才塞而不通故謂之強茅從六而不能有為故謂之鷓哲婦之子乎內也其為物若梟其陰伏若鷓故曰懿哲厥婦為鷓為梟

燕

燕就陽而畏陰南北往來有生息之道知天時而不違以自養至南而勞至北而息勞而生也息所歸也玄鳥乙西北東南自所歸而言故謂之玄鳥自所生而言故謂之乙鳥或就所生而言或就所歸而言何也蓋官之親就天道而司人事歸以息者天道玄者天之成象也故司勳為玄鳥氏者氣之自然而正也故以天道言之則配以自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非

人之所為也燕之生育於東北蓋人所見也故謂之乙其來去有自安之道故謂之燕在姜送歸妾而謂之燕雖以為燕而亦有自安之道歟

毛詩名物解卷之六

毛詩名物解卷之七

釋鳥

鷄 鵠 鸛 鵝 雉 鷄 鸞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鹽鉄論曰鷄廉狼貪故曰小廉如鷄爾雅曰鷄大者蜀蜀大鷄郭璞曰雞大者蜀今蜀鷄也蓋鷄有蜀魯荆越之種越鷄小蜀鷄大而魯又有大者莊子曰越鷄不能伏鵠如魯鷄因能矣成元英曰越鷄荆鷄也魯鷄今之蜀鷄按韓子曰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則元英所謂非是傳曰鷄為積陽南方之象故陽出鷄鳴以類感也案陽氣生於子鷄應子而初鳴陰氣

生於午鷄應午而又鳴則非陽出故鳴也詩曰風雨
瀟、鷄鳴膠、言鷄之信度如此蓋秋氣慘而可凄
風雨如此則疑不能和秋物脫而瀟、風雨如此則
疑不能固向晦則君子入夏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
又凝於已今日風雨凄、鷄鳴喈、則亂世之君子
不改其度之譬也喈、言鳴而不失其和膠、言鳴
而不失其固易巽為鷄蓋兌見而巽伏故為鷄、知時
而善伏者也乳狗噬虎伏鷄好邪視此言是也禽經
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一鳥曰止衆鳥曰集蓋水鳥
晚于持棲故曰宿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棲因以東
西之西詩曰雞栖于埭日之夕矣言雞栖矣日於是
夕、於是月見故也夕象半月末有蟾桂之狀

鵲

鵲構巢取在本杪枝不取墮地者皆搏枝受卵故一
曰乾鵲而莊子言魚傳沫鳥鵲孺蓋鵲以傳而孕育
故曰孺也列子曰細腰絕堆其名穉蜂與鵲言孺同
意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
為戶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蓋鵲巢開戶向天一
而背太歲博物志云鵲皆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
而知風蟻穴_居而知雨蓋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
故能高而不危也然而強且不淫知風之自構其巢
知歲所在而開其戶者鵲也強而不淫所以成德故

有行知風之自而巢其構知歲所在而開其戶所以
趨時故有功詩曰以譬國君積行累功詩曰防有鵲
巢即有旨蒼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言不殘賊之
故即有旨蒼俗說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蓋
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與之上梁說文作鵲象形
通於習履右之人居欲行不欲如鵲故其字借為習
履之習所以為行戒其在相法有之鵲行踰、性行
勿良是也亦言習以木置履下乾者如鵲雀豹古今
注曰乾者不畏泥濕故曰鵲也象文作鵲蓋從錯省
淮南曰如鵲之駁一何從昔昔言乾也考工記曰辨
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琤而昔周官履為赤舄黑

舄赤纁黃纁青鉤此言王及后服履舄(赤)以赤為纁
黑舄以黃為纁皆青鉤也鄭氏以為主吉服有九舄
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
服六維祭服有舄赤舄為上禕衣之舄也下有
赤舄今天赤纁黃纁雜互言之非是也蓋王及后舄
之一而已赤舄王六冕之舄黑舄后三翟之舄其
他服則履爾詩曰玄衮赤舄又曰赤舄几几其侍曰
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又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傳
曰金舄達履也舄蓋臣道也所服之故僂人無之
而謂之達履謂之金舄而金鉤也然則古者諸侯
方其為人君則赤舄方其為人臣則金舄氏子抄曰

寫凡鳥而鳥虎三鳥而為帝言書之轉易如此意於
田書三息魚魯席成虎赤是意也

鶴

鶴形狀略似見其性甘帶每遇大石知其下有乾即
於石前如術氏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南方星入學其
法者伺其養鶴緣木以葢繩縛其巢鶴必作法解之
乃於承下鋪沙印其足跡而放學之天將雨則長鳴
而喜蓋知雨者也又善群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作
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 擇石以姬卵蓋鶴水鳥也
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辨取礬石周圍繞卵以助暖
氣故方術家以鶴巢暖中礬石為鎮物也 又泥一房

為池以石宿水今人謂之鶴石取魚置池中稍以伺
其雛俗謂鵲巢蔽形鶴石歸酒又曰礬温鵲石涼故
能使卵不 水不臭腐也詩曰鶴鳴于垤婦嘆于室
垤蟻室也蓋鶴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蛻知地將雨有
見於下鶴鳴于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
必如期故婦歎于室也且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
之難也則於是遇雨為尤若詩人道此叙其清而序
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禽經曰鵲俯鳴則陰仰鳴
則晴是有見於上也俯鳴是有見於下也夫又崔為
觀亦取諸此

鵲

鴿鷓如瘦鷓類如瘡今鴿江東呼鳴長頭善鳴又喜轉旋其項故今之定書者法以動腕義之好鷓者以此亦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而古者兵有鷓鷓之陣也左氏曰鄭翩願為鷓蓋舊說言江淮謂群鷓旋飛為鷓善則鷓旋飛盤薄霄漢與鷓之成列正異故障法或急為鷓或急為鷓卞子曰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鷓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蓋鷓我道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鷓其謂是歟禽經曰鷓飛則賊鷓鳴則蛇結又曰鷓伏隨日駢伏隨月說者以謂乳鷓伏卵隨日駢伏隨月光所轉又曰脚短者多伏脚長者多立脚近者尾好步近臆者好躑多伏

鴿鷓之類是也

雉

雉死耿介如壘護疆善閉雉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長餘者雖莫敢雉鳴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雉蓋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贊者也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為儀故古者后服三翟詩曰有彌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言雉宜交有時別有倫而今不以雌求雉非特以雌求雉又牡焉以雌求雉淫也非特以雌求牡焉亂也故曰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又曰雌雉其飛泄泄其羽言雉交有特別有倫

而又性善鬪雖今不犯域分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
旅數起則雉之不如也易曰離為雉蓋離火其體文
明其性復恣悍故為雉雉雖非辰屬而正是南方之
物陶氏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禮云雉
曰䟽趾蓋鴈鴨醜趾間有幕其足蹠鷄雉醜指時無
幕其足䟽故曰䟽趾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此大舞也宛丘之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
小舞也蓋雉取文明鷺則取其潔白之容而已所謂
大舞者喬舞也所謂小舞者羽舞也故樂師云掌教
國子小舞而一曰羽舞或曰雉性突前其字從矢或
曰虎豹之文來田雉之文來射故從矢也易曰射雉
一矢亡雉雜類也不能遠飛騰躍而上高不踰丈橫
不過三丈故先儒云雉高一丈長三丈也蓋自古者
數之以萬度度以雉書曰雉不再合信也說文曰雷
始動雉鳴而雉其頸蔡邕月令以謂雷在地中雉性
精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鷓雉

釋鳥云江淮之南青嶺五采皆備成章曰鷓雉一
之一服曰翬翟畫以翠雉二曰榆翟畫以榆雉三曰
缺翟言刻繪為之缺而不畫則真制屈於三翟

毛詩名物解卷之七

毛詩名物解卷之八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鳥

烏

鸛

鷓鴣

鴈

鷹

鷓鴣

鶴

鷓鴣

鳥

說文云鳥孝鳥也象形林罕以謂全象鳥形但一注其目睛萬類目精皆黑鳥體全黑遠而不外別其睛也鳥一名禡其鳥自呼淮南子雅之啞啞鵲之啞啞豈為寒泉涼濕變其聲哉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蓋狐祥者也鳥合者也詩以况衛之君臣並為雩威

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思予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
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鳥集焉民以從祿將
如是矣故六夫欲王瞻之也抑曰匪手携之言示之
事此之謂也又曰吳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言幽王
君臣俱自謂聖如鳥之黑而雌雄無以相別也
曰鳥集之交初雖相謹後必相咄詩人每以為刺者
非特議其為惡如一亦刺其物皆利合不以道也鳥
又為歎辭者蓋往見虎則鳴見異則噪故以鳥辱歎
所異也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則唾以烏見異則噪
故輒唾其凶尚書大傳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鳥
然則惡而知其美愛而知其惡者寡矣孫子曰鳥起

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善料者觀鳥起而知伏視
鳥而集知道傳曰鳥樂空曠鵲樂稠鬧也鴛交頸而感
鳥傳涎而孕莊子曰鳥鵲孺蓋謂是歟又曰况鳥飛
趨重知天將雨蓋陽鳥物也感陰氣而趨重故欲以
此占其雨下淮南子曰騰蛇游露而強於螂蛆烏力
勝日而服于雛祀陽物也

鷓

釋鳥曰晨風鷓草亦疏云鷓黃色燕額向風搖翅乃
因飛急疾鷓鳩鷓燕雀食之列子曰鷓之為鷓鷓之
為布穀也須為鷓也孟子所謂為政叢雀者鷓即此
是也詩曰鳥被晨風鷓被北林言穆公能忘其所賴

而賢者赴之如此曾子曰國有則突入焉此之謂也
且黃鳥在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
故黃鳥曰哀三良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禽經曰鴈
好風颺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矣又曰鴈之智不
如鸛鸛之智不如鴈今鸛亦去來有時然其制之於
鴈又可知矣

鴈

鴈狀似雁而大黑色俗呼皂鴈一名鷲其飛上薄雲
漢詩曰匪鷲匪鷲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
民人飛揚竄伏如是所謂亂也決起而飛曰翰斜起
者詩曰如飛如翰蓋飛象斜飛之形而翰從翰飛翰

言以翼自翰而上也今鳩鵲鷓鴣之類皆言翰爾雅
曰象之謂鵠玉之鵠謂鵠之義出於鵠鵠之鵠鵠性
勁利鵠性刻制故也今大鵬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
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曰鳥有沸波者即此
是也禽經曰洵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

鴈

釋鴈曰鳧鴈醜其足蹠其踵企郭璞以為鳧鴈也
有幕蹠屬相着故曰其足蹠是也又曰飛則其踵企
直非是踵之後也蓋今鳧鴈之醜行則皆前幕布地
而後蹠企故曰蹠企也以今鸞鶴鴈行鳴鶴鳧行
則蹠可見矣鴈行斜步側身故詩曰鳴飛遵渚公婦

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
之為此其進有漸其飛有叙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
道也故以此歟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
進也然未至西都也故為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為儀
言不可亂也然則孔有以為鴻儀者列其行列一
而已禮曰前有師旅則載飛鴻、飛則有行列故也
載謂合剥皮毛舉之竿首若禮所謂以鴻脰韜杠也
周官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以其保身又欲有去就
之義者而不失其序故執鴈也蓋鴈夜泊洲渚令鴈
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有遠害之道
非特取其去就之義而已鹽鐵論曰噍、鳴鴈朝日

始旦登則前利無諂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無害後
也夏小正曰鴈北鄉、者何也鄉其所居也何以謂
之居也生且長焉耳又曰迺鴻鴈先言迺而后言鴻
鴈何也見迺而後數之則鴻也且曰迺則猶言秉傳
云耳非其居也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蓋燕
一名玄鳥鴈一名朱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
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且鴈霜降南行
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鴈南
翔不過衡山之旁有峯曰回鴈蓋方地極燠人罕識
焉者以鴈望衡山而止陳琳曰陸陷葦岸水淺輕鴻
輕鴻毛也傳曰 鴻毛今人試刀以浮髮轉於水

上今又新之水截輕鴻殆謂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為
囊可以江不漏割字從江其以此字或曰六曰鴻
小曰鴈鴻益從鴻大鳥也

鷹

鷹鷲鳥也一名鷲鳩左傳曰鷲鳩氏司寇故為鷲
一曰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鷲鷹三歲曰鷲鷹鷲次赤
也理倉音免切鷹鷲二年之色也蓋頂有毛角微起
今通與之角鷹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
鷹揚如此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舊說凡
鷲鳥雛生而有惡出殼之後於巢外故脩太鷹恐其
墜及為日所曝熱暘致損乃取帶葉枝掙其巢畔防

其外墮及作陰涼也欲驗之鷲大小以所掙枝葉為
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
葉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鷲大可取說文曰癰從
瘖省蓋癰從疾省佳之疾捷者故從疾者也隨人所
指蹤故從人禽經曰鷹不聲伏鷲不擊好蓋其義性
如此裴氏新書虎豹無事行步之時若不將勝其驅
鷹處衆鳥之間若睡寐然積怒而全剛生然德也
剛生然越之報吳用此道也

鷲鷲

鷲鷲一名鷲似鳧脚高毛冠巢於高木生子火中子
銜其母翅飛上下准賦所謂鷲鷲吐鷲於八九鷲鷲

銜翼而低昂者也段氏云鷺警也鷓鴣厭火孔雀避
惡舊說九息長日而晴交故有鷓鴣之號相如所謂
鷓鴣旋目者是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鷓交目其名鳩
方日其名鳩矣

鶴

鶴形狀似鷺青脚翼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鷓鴣將
旦鶴警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舊云
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涓滴有聲因即
高鳴相警移徙所宿憂慮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
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
木詩易故以為君子言行之象始生二年落子毛三

年產伏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年(七)應節後
七年晝夜十二鳴中律後六十年不食生物六毛落
背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
睛不轉而孕千六年飲而不食聖人在上則與鳳凰
游於蜀其精神氣骨應相禽經曰鶴以怨望鳴以貪
顧難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瞿燕以狂眈視也鶯
喜轉鳥以悲啼鳶必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則
以吉嘯鳴也今鶴雌雄朱影兩而孕傳曰鶴影生黿
男化也

鷓鴣

鷓鴣食魚似鷓而黑一名鷓背曲如鉤其退主鰓及

噓蓋類而惟者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鷓鴣
不如土而吐其雛獨為一異是也揚子字異物志云
鷓鴣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
既胎又吐多者七八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繚緒焉
水鳥巢於高木之上

鳧

鳧有不可畜者能及人也為得已焉有可畜者能及
人而止為居石焉

鷓

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鷓如

毛詩名物解卷之八

毛詩名物解卷之九

宋蔡卞元度集解

釋獸

- 麋 兔 鹿 麝 犀 麀 虎
- 獐 龍 狼 狐 獨 駘 駘 從

麋

麋麒麟土畜也信至應禮以足至者也音中鍾
中規矩不潭居不旅行不入陷穿不羅羅網王者至
仁則出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踐生草不食生
物有養之之道故麋從各牡麒麟牝麋陰主各音故有
曰各也詩曰麟之趾之定之角始於趾終於角言德

以升進為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况愈上耳雖
甲磨以磨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磨而角也或曰磨
肉角鳳肉味皆 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麟似麒麟而無
角紫爾雅曰驕如馬一角不角者麒麟則麟從麒麟者
不角故也或曰詩序以為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以
以厚故也其信也其者指物之辭

兔

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吐也舊說兔者明月
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詞曰顧兔在腹言顧兔在月之
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云兔曰明視亦此
意也蓋咀嚙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

書云兔視雄豪而孕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
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
雀亦合蓋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感豪而感
孕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詩曰肅肅兔置
施于中林蓋椽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達以有所
見施於中則無林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肅則好德
之至也故詩以此為後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置於中
中林處獨之謂且先之化言格於芻蕘行至於雉兔
然後為博洽是詩正言兔置而叙者以為莫不好德
也古詩曰兔口有缺尻有九孔今尻於九孔蓋生
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去首蓋狐亦正丘首不忘

本也說文無兔字以免為兔兔生自口而出宜有留
難而後兔故字又通為兔俗作兔非也今日兔亦為
謂之分婉益物之產乳莫易於羊莫難於兔故羊子
曰達免子曰婉孌之為言兔也且兔退前早後倨其
形俛又從兔也曰免字從免古之說冕者以為冠
高而垂彌志彌恭其以此字內則曰姆教婉孌所從
盖婉妻道婉母道聽婦道從姑道也

鹿

字說曰鹿性警防相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盖鹿群
居善走者也分背而食則相呼群居則環其角外向
以備物之害已故詩以况君臣之而詩草蟲經曰鹿

欲食則食志不忘也盖鹿愛其類發于天性周官曰
視朝則服皮弁正以鹿皮為之盖取詩此詩曰王在
靈沼於牧魚躍王在靈囿鹿攸伏言人之與物異
類魚見之深入鹿見之决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
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而又以及之故
也小爾雅曰鳥之所謂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巢兔
之所息謂之囿鹿之所息謂之場詩曰町疇鹿也言
町疇之中無人焉也鹿以為場也

麋

什獸也計父麋麋足如小鹿有香故文從鹿耐虎駒
之文來田麋之香來射則皮與齊謂之累今高汝山

中多群麝所遺糞常就一雖遠就食還走其地不敢
遺跡以所慮人獲之復以是從。跡在所在以掩群
取蓋麝愛其香每入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
爪剔出其臍就蟄日死有拱四足保其臍吳筠猿賦
以為射懷香以賈害粗伐巧以招射蓋謂是陶氏
麝形似鹿今俗謂之香麝常食柏葉故養生論云風
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也又曰啗蛇今以蛇蛻裹之
稱香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而臍內極痛即以
爪剔出之置尿溺之中皆有常處蓋象退牙犀退角
麝退香皆輒藏覆知自珍其貨

犀

犀性 躁似豕一管三孔毛天腹卑脚、有蹄黑色
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者即食鼻者也
小而不楸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州記曰犀有二角
鼻上角長額上角短鼻上角長或曰三角者水犀也
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謂之頂犀在鼻謂之鼻犀、有
四輩其致或如獮椹或如狗鼻者上黔一犀無文躁
犀文旋特犀文細杜犀文大而苛舊說犀之通六者
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不濡其裏白星傲短世云
犀望星而六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蓋犀之美者
有光此雖見影而驚其頂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
者角腰已上通倒插者角腰已下通亦以尖花小而

根花大者謂之倒插故商人以牙為白暗以犀為黑
暗亦別也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埋之玉繫游海賦
群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周家巫人為甲犀甲七層
兕甲六層蓋犀革甲七層增一也或曰翡翠屑金入
氣粉犀、最難擣准鋸犀成小塊以極薄紙裹其
中令近因以人氣候氣蒸潤乘熱投日中急擣應手
如粉

麈

麈獸似鹿而大其尾群臣以置舊帛中能令歲夕綻
色不洗又以拂羶不蠹蓋蠅變白麈尾留紅而狐白
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麈

尾醜亦喜紅商人取之則衣絳服而舞糜鹿注視不
動因以利刃刺之名苑曰麈之大者曰麈群鹿隨之
皆視麈尾所轉為誰於文主(麈)為而古之談者揮焉
良為是也思平群譜曰况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鹿
謂之荒麈謂之擢

虎

虎奮衝破又能劃地卜食蓋蛇蟠向丘鵲巢面
伏戊己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其法曰將
門牙門常背是向破其以此歟類從曰虎行以爪柝
地觀之濕者曰虎卜云簡子曰執轡如組有力如虎
組以言其藝虎以言其勇常武曰厥進虎臣闕如虓

虎蓋虎之自怒虢然闕如虢虎則以言師之勇發於
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黃曰匪兕匪虎卒彼曠
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
遠之則寧彼曠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
矣爾雅曰能虎醜其子狗絕有力哉漢理曰控一
購錢三千其狗類之是也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
謂之李公江淮南海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
耳即止以觸其羸故然則仁人之於親聞名心懼見
似目瞿豈自外至哉吳越春秋曰虎之早身將以有
擊也蓋鳥之擊先高獸之擊先卑舊說虎威王夜方
且目精豆盡即漸大又云虎死必倚岩壁淮南子曰

虎之乳子不能搏噬者殺之為其墮武此君子所以
貴夫箕裘也

獠

獠体柔而善猜者也猜者狗之性而獠善猜故從犬
又猜以入人者諂佞也其狗獠馬角弓論幽王之好
諂佞則曰無教獠升未如塗塗附

龐

龐金也獸秋則得氣之止故天子於秋之金為剛故
字從阜故畜之而能擾成豪則剛果而善相惡未成
豪則能吠而已能吠而大故謂之龐犬以牙為才者
長喙則所制者衆故謂之獠雖喙短亦足以揚而肆

其力故謂之獨驕

依

狼犬類而民者也剛則強而樂取故牝謂之羅柔則剛而自守故牝謂之狼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羅知剛知柔者今狼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言乎其跋而動也夫胡跋則可上而不可退則觸尾疐則可就而不可進進則踢胡能委順以解之身逸而體全矣故疐跋之難而不能害之謂狼讒巧之敗而不能失之謂聖

孤

孤性之不果於進者也人欲則衆乖而不附獸疑則

群離而不親故謂之孤疑者好思而難其動者故狐貉之厚以居而為逍遙服南山之詩曰南山崔嵬孤纓疑而不明也何草不黃曰有尾者狐率將幽草君不明而臣疑其上也

獨驕

犬短喙曷以為驕也

駮

駮類馬駮食虎虎食馬几類已也而能除已害者在所交也

狐

承附而聽有戲者如之上一曰持猶之正也生二曰

師猶之猶也生三曰從猶之師師而從之者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九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

宋蔡卞元度集解

釋獸

麇 兕 豺 獺 熊 豹 羊
牛 貉 豸 豸

麇

崔豹古今注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麇有牙而不能噬麇也齊人謂之麇為麇麇如小鹿而美故從麇也章美也易曰陰須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古之制字如此麇從章麇從音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鹿麇即麇也或曰麇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曰章者禕儻也

蓋麋鹿皆善駭而麋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麋鹿白皓篤為是故也詩曰野有死鹿白茅包之云考工記曰山以麋水以龍言畫水必以龍畫山必以麋也麋山物也蓋麋性善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

從鹿者

鹿之所在故也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博物志曰麋擇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麋性群聚故從困困聚也語曰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先儒以為圓曰困方曰鹿蓋鹿亦群聚故困或謂之鹿也

兕

釋獸曰兕似牛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製鎧於水制蛟龍陸斷犀兕蓋取諸此吉日曰發彼小豕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先王制符爵以兕角為乞蓋酒陽也發善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詩曰兕觥其求日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角角觸也與此同意

豺

釋獸曰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類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侯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

曰取破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破有北不受投
破有足蓋豺虎以糝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方寒
涼不毛之地今日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昊天制
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惡如巷伯為
是故也漢律捕虎一賭錢三千豺一賭錢百豺皆
害物之尤者也故詩併言之俗云豺群噬虎言其殘
猛且衆可以害虎也又曰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
謂之豺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為皆自祭其先云疑
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之禮曰萬物本乎天本乎
祖故曰人不祭豺獺也

獺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
居食魚孟子所謂為淵毆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
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蓋獺取鯉於水屬
四面陳之進而勿食世謂之祭魚其字從獺與豺從
才同意援神契曰蝟多賴故不使超木也舊說蟾蜍
合玉獺膽分危又曰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
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自獺穴知水之產下
言多風則鵲作巢平水之所及則獺移穴其預知有
如此矣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圓言豺獺也祭
皆四時陳之而獺圓豺方布又曰獺祭魚數七缺七
蓋不祭也傳曰獺髓滅癘說者以謂獺嗜魚腦其髓

故能滅敵

熊

熊似豕山居冬蟄其膽皆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說文能獸也中故頤能而強壯稱能傑也熊罷亦堅中故能從罷從熊也好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斂其掌故其美在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射則其熊侯射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射侯而已又曰田殺則設熊蒔熊蒔則以蒔象尚教故也亦以其溫呂子曰君居則狐裘坐則蒔云三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為熊之擊搏先

伏而後動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召南之事是古今注曰豹尾車周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惜其民而其詩一章言羔裘豹祛至自我人寔究言大夫體柔而剛之文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其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君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怒豹祛下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詞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裘豹襲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襲矣毛詩傳

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領蓋人君之服管子曰上大
夫豹師列大夫豹褱此齊一時之數古非也似云虎
豹之駒未成文初皆翠密及長旣毛然後疎換蓋亦
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七日不食欲以澤其毛衣
皆成文采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
子疾沒世而名不存不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
足飽豹食有餘言狼食而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
從勺當為是也

羊

羊性善群故於羊文為群犬為獨也蓋羊每成群則
以一雄為主舉聽之今俗所謂壓群者是也北人謂

之羊頭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戢、羊前其剛以觸者
也故以其角聚為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競、不羣
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言羊之愛牧人也競
、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人之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
物愛友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或訛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
既升所謂友之以制其放也傳曰羸虧也傾群疾也
蓋羊之為物以疲為病而又死善耗敗於不羣不崩
本羊言之也禮云羽鳥也降四足曰漬、者謂死相
織漬、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耗善敗而羊為甚故
詩如此徐琦曰羊主給以疲為病故羸字從羊亦承

善肥羊善瘦故羸從平也詩曰不寡為是故也易曰
先為羊性前止故也羊性前送牛性前順故傳
曰以為使堯牽一羊舜荷箬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
今使鳥獲籍蕃從後曳牛之尾絕而不從者送也若
損之乘條以貫其鼻五則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詩
曰牛羊不來先羊而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
當先於牛故也內囊曰羊冷毛羸羶犬赤股而臊蓋
言羊冷毛而羸則羶犬赤股而臊則躁矣皆物不可
食者故於文臊從燥省羶從羶省也鄭氏以為冷毛
而羸謂毛別聚羶不解者是也管子曰心高而不
隨則其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玉極矣或言羊或

言玉相備也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尾之形土
畜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為牛
乾為馬且乾陽物也馬故蹄負坤陰物也牛故蹄折
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
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
後足卧先前足而世之學者以謂坤牛取順乾馬取
健蓋之其一而已詩曰爾牛來斯其耳温、而言濶
澤也、牛為物安則耳温病則燥冷故古之視牛者
以耳祭法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抱朴子曰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



